



通俗文藝叢書

保飯碗

季萬編

(故事專)

北平書店發行

通俗文藝叢書

保 飯 碗

季萬編

— 事故 —

東北書店印行

保 飯 碗

編輯者 季 萬
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
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

經售者
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

每冊定價一元五角

民國卅七年三月初版 5000佳

前言

咱們莊戶人，兩件頂要緊的事：一是穿暖吃飽；一是過個安穩日子。可是幾千年來，沒有福氣享受到，都是在統治者壓迫下呼飢號寒，流離失所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，過着不如牛馬的日子。

好了，現在時代變了，天也變了，共產黨領導咱莊戶人翻了身，減租減息，土地改革，生活好起來了，日子過得也安穩了。咱們過了好日子，反動派氣的眼紅，要叫咱還受罪，發了賊兵來，打咱飯碗。

莊戶人翻了身，誰也不願再吃苦受罪，在『保飯碗』的口號下，各地參軍熱潮像熱火朝天，一批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跑到部隊去，扛起槍來和反動派奮鬥。

這本小冊子，僅僅是這個參軍熱潮中的片斷故事。但也可以看出咱解放區莊戶人，對這次自衛戰爭的認識和勝利信心的一斑了。

編者識

目錄

大夥都幹了咱才能喝碗熱『糊塗』	一
家要咱當，槍要咱扛	三
模範軍屬曹新慶	六
父子兵	九
『你要孝順我，就得去打反動派！』	一一
『娘，我找大哥去！』	一二
等着你	一六
未婚雙妻送雙夫	二四
未婚的夫妻	二七
仲大嫂勸郎參軍	三〇

大夥都幹了咱才能喝碗熱「糊塗」

陳棧村有個李殿生，是外來的落腳戶，老家是臨沂，到這裏來有十七年了。今年，反奸的時候，他才翻了身，到眼前，有二十八畝地了，還打了二十五口袋糧食，日子過得滿舒坦。

可是，在聯防幹部會上，李殿生聽人說，黑心的老蔣，不讓咱們吃頓飽飯，要大打大殺了。李殿生越聽越火，紅着眼，性子耐不住了，『萬萬不行！幹了吧！』他的兒叫小東，也在開會，李殿生的眼睛，直瞅着小東，有好幾分鐘，氣憤的說：『小東！你去幹了吧！』小東急忙的走過來說：『上年去參軍，因為有病叫俺下來，這回一定得去……』

散會後，小東一股勁的走到家，李殿生天黑時才回來，在過道裏，看見西堂屋裏小東和他娘在啞叭，他沒敢走進去，在門口一聽，就走了，聽小東

說：「俺明天去參軍，要不幹，咱這碗飯也難吃下去！」李大娘只說：「你去幹吧！」這裏，李大娘像有心思，腦子就想到過去的事，那不是：「早先裏，他大大靠着一根扁擔，上東海，又下西鄉，挑鹽賣菜，有一年，僱給地主李家，因為發寒症，叫人家揪出門不要了，還提走了小鍋和大鍋，到那時起，全家拉着扒棍，要飯了。李大娘越思越心酸，氣怒怒的對小東說：「眼前，咱翻了身，有二十多畝地了，這是個好光景，可是，還在水上漂呀！這命根子可不能再讓壞蛋搶了去……」說着說着，李大娘越加氣憤了！「你去幹吧！不打败老蔣這壞蛋，你不要回家。」

吃罷了晚飯，小東一進民兵隊部門口，李殿生就問：「你娘怎麼來？」小東只說個「行」字。他又對小東說了一番，一提到過去的事，又使他的心酸和氣憤。他說：「你去幹了，大夥都去幹了，咱莊戶人喝這碗糊塗，才牢靠。」

晚上睡覺後，爺倆又談了半天。

第二天晚上，月亮照得跟白天似的，李殿生扛着槍，送兒參軍去了，到北湖裏，給了小東二百元零錢，還再三囑咐說：『好好幹啊！打垮了壞蛋，咱爺倆就團圓啦！』

第三天，葛莊的參軍大會上，識字班給李大娘，獻了一朵大紅花，她心裏透恣，李殿生也高興的說：『小東在外頭幹！俺在家裏幹！咱大夥都幹，只有老蔣敗了，莊戶人才能喝碗熱糊塗……』

（陳世寶）

家要咱當，槍要咱扛

吳興勝從區裏回家後，滿腦子是心事，心事有了個底：『參軍』，他翻來覆去的想：上年還穿十八年的破襖頭，儼活累出傷寒病，差點送了命，老

父親挑小挑，掙的錢買升糧食，還不够一家人塞牙縫，一家人餓的臉臘黃，
啊呀！今年咱翻了身，得了六畝地，有吃有穿，老少爺們看得起，選我當了
會長，這回參軍打反動派是個大翻身，咱反正不能退步。

吳興勝越想越難受，一定得幹。也吃不下飯了，晚上也睡不着；他擔心
老的要扯腿。

這幾天，吳興勝在家裏睡覺，父子倆，一個在床上，一個在地下，離的
很近，也很少說話。老頭和老娘看見自己的兒子，這幾天不愛吃飯，莊上又
是風言風語的說：『幹哪！』『參軍！』兒子的心事，老倆口看出了八九
分，兒子沒說出口來，老的也不去問，心裏想：好兒！你千萬別去。

老頭耐不住了，開口說：『你當會長，穿個破襖頭，走上到下的，不
像樣，我給你做個新襖，你在家好好工作。』

吳興勝默了半天說：『我不穿，照俺哥哥的身子裁吧！』

『你怎麼不穿呢？』老頭明白了。

『我去穿軍裝。』

老頭摸着了老底，就來了一套勸說，說在家工作是一樣，家裏有幾畝地，不缺吃不缺穿，你在家好孝順老的。一面說，一面老是嘆長氣，又說：『你當會長，動員旁人去吧！咱不要去。』

吳興勝看透老頭要忘本了，也就勸說了一番，啦開了家底子，又啦到現今的好日子，是八路軍帶來的，八路軍是咱自己的隊伍，不是石頭縫裏蹦的，咱不幹誰幹。再說，參軍也是盡孝啊！我光守着你老人家，咱的飯碗要是叫老蔣奪了去，咱還是沒的吃，盡孝也沒法盡。

老頭也是明白人，兒子的這番話，是個理，心裏想想，不是八路軍，咱早要餓死了，早先有地的，朝咱踢三腳，咱拍拍土爬起來走，不敢吭聲氣，現在莊裏的事，咱也有一份，於是他就說：『你去參軍吧！』可是，老頭又提出土地怎麼整理。

吳興勝心裏透恣。告訴他，咱有什麼難事，莊裏會給咱辦的，縣長也說

過，要保證軍屬餓不着凍不着，再說，咱也有地也有人手幹活，困難也了了。好幾夜的啦，爺倆都很高興，老媽媽也聽的明白，起先心裏不透氣，以後越聽越是個理，也笑了。

二十八號全區參軍大會上，吳興勝在頭裏，老母親坐着花轎在後面，送兒參軍，還坐了席，老夫婦倆，高興的說：『自己的天下，咱自己當家，反動派要來踢躐咱，咱就扛起槍來看家。』

(林波)

模範軍屬曹新慶

曹新慶是泗水二區柘溝鎮六村人，過去有八畝地，被地主剝削光了，日子很苦，今年土地改革，分得四畝地，他很高興。雖然已經有六十七歲了，

他對革命認識還是很清楚的。他常說：『我看共產黨這大路怪寬敞，順着走，不會錯。』

因此，他經常的教育自己的兒女，要好好為人民服務。在四零年正是鬼子大掃蕩時，他叫大兒曹孟海去抗戰，莊上有些落後的人罵他『發猷』『不識時』，四三年又親自送女兒到三百多里的東蒙山被服工廠工作，莊上有些落後的人更說：『太不值得啦！』他不服氣，心中想總有那一天。果然四五年太陽照到柘溝了，八路軍解放了這鎮，這時他高興得了不得，二兒曹華當了莊長，媳婦陳義當了婦救會長，自己參加了農會，叫妻子也參加了婦救會。並且對兒子媳婦說：『要為大家辦好事，下勁幹啦，等窮家小戶都有了吃穿就好啦！』莊上窮人日子真好起來了，又常對大家說：『翻身莫忘本，忘本枉為人。』

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消息傳來，把他氣壞了，他說：『中央軍對百姓是盤子喝水，一滿子來。』又說：『有些不識時務的人，說俺上了八路迷，

俺只認清這條路。」鎮上開反內戰大會，他搶先發了言，很生氣的說：「萬惡的蔣該死，想叫咱好日子過不成！哼！要好日子過的牢，參軍為最好，大兒參軍，再送二兒去參軍，諸位看好不好？」他這一講會場上轟起熱烈的掌聲，齊聲講『好』。他接着對二兒說：「曹華你參加主力吧！我喜抗戰的，你去參軍，才是我的好兒子。」曹華常眾說：「俺父親叫俺去俺得去！」

臨走的那一天，他又親自殺了小雞，請了幾位參軍青年到他家一同吃，他說：「你們多多的吃，吃雞是祝你們打仗大吉利，你們要對得起我，幹到底，不要開小差跑回來呀！」到走的時候，又高聲的囑咐：「到部隊去，要好好聽上級領導，要好好的學習，求進步，我還壯實啦！在家裏加緊生產。」老夫妻很歡喜的送兒子走了。

他雖然有這大年紀，幹活還是挺能幹的，一天到晚沒有閒的時候，很少要村中人幫忙，有人問他說：「你老怎麼不叫莊裏人幫忙？」他乾脆的回答：「俺雖年老還能幹，大家都很忙，我不能多麻煩大家，讓大家騰出工夫

去支援前線。』他不但自己少要人幫忙，還教育別的軍屬說：『軍屬要親自生產不應多麻煩人。』因此村中人都很尊重他，大人小孩都自動替他幫忙，幫他忙的，他也一定很好招待，幫工的常說：『像曹老先生這樣招待太少了。』

因為這樣，在這次全區擁參大會上，被公選為模範軍屬。

(季 葛)

父子兵

包懷山今年五十七歲了，沒過一天好日子。如果提到他的混號——『破麻袋』，在鄆城縣泉源區一帶，沒有不知道的。

前年八路軍解放了這裏，他當了職工會長，爺兒三個加了一千五百斤高

梁的工資，他才見了青天，今年又實行了土地改革，他向惡霸地主楊增壽算了賬，分得十六畝地，現在兩個兒子娶了媳婦了，還生了孫女，一家七口人，日子滿可過。二兒子是青教會長，三兒是兒童團長，兒媳婦是婦救委員，全家革命，他心裏透恣，聽說蔣介石這個壞東西，一心要把內戰打下去，包大爺一夜沒合眼，翻來覆去的想，第二天對二兒子說：『老蔣這個壞種，要來砸碎咱的飯碗，不打垮這個壞種，咱這個日子過不安穩，咱爺兒們幹了吧！』兩個兒子夜裏也都想好了，就想來和他爹說說，這一下爺兒三個心眼想到一塊去了，三個人都笑起來，包大爺又說：『人越多越好，得把你哥，小叔，你姪子都動員去，咱爺們都去幹，看老蔣壞種有什麼法子！』

到了十四號，泉源區擁軍大會上，包大爺和他兩個兒子修增、品增兩個姪子文增、銀增、一個兄弟懷嶺，一個孫子成貴，好像活老虎樣，爺兒七個先跳上了台，要去參軍，包大爺在台上講話說：『保衛飯碗，咱不幹誰幹，打仗還是父子兵，非打垮老蔣壞種不行！』縣長、區長、指導員都號召向他

學習。他臨走時，對他爺兒六個說：『我年紀大了，不要我幹了，你們都年幼幼的，別想家，打垮老蔣再回家團圓。』

你要孝順我，就得去打反動派！

柏興才老大爺，今年已經五十三歲了，從前國民黨劉黑七在他這裏，他家叫劉黑七殺了五口人，全家殺得七零八落，他自己被劉匪砍了三刀沒砍死，後來帶着一個僅留下的兒子逃到了江南，可是國民黨住的地方，是天下烏鴉一樣黑的，沒有一處好的，在那裏仍是餓得肚皮痛，凍得骨頭疼，沒法想，後來又逃回了家。

自從來了共產黨，撥去黑雲見了青天，生活一天一天的好了，今年土地改革以後，他已有十四畝地了，莊裏又選他當了指導員。

前天他到區裏開會的時候說：『俺這家子人家，死在蔣介石老壞種身上，活在共產黨救星身上，我兄弟四個守着一個兒子，今天我要叫他去參軍，保住咱的命和地。』

他的兒子怪孝順，捨不得離開他，他勸解他兒子說：『你要孝順我，就得去打反動派，要不，反動派來了殺了我，你要孝順也沒法，那倒是害我的命了，你忘了那幾年了嗎？』他的兒子參軍以後，他向莊裏提出保證，不用莊裏幫助，自己勞動生產，並且還帶頭出佚支援前線。

(拾 織)

『娘，我找大哥去！』

這天，東莊張鐵漢，忽然接着他大哥的一封信，信上寫道：『二弟：現

在蔣介石這個大賣國奸賊，又開始進攻臨沂了，我家眼看不能保險了，那時飯碗也够端不穩的，我看你來咱一齊幹吧！打垮蔣介石的進攻，再一齊回家團圓……」這時，村裏也正醞釀着怎樣保土地，有的青年約他去參軍，張鐵漢當時很猶豫，接着他哥這封信以後，多少有些發愁，就去找他娘商量，他撒嬌地把信向他娘懷裏一丟說：「娘！你看，俺哥求信叫我去參軍，」他滿認為娘不會同意，但是，剛分到土地翻了身的張大娘却說：「你這孩子，不知道好歹，你哥哥參軍四五年了，勸你參軍是好事，如不，咱分的地和宅子，那能保住，我正在要找你說說，還沒抽出空來，這正好，你就去吧！」張鐵漢把臉一仰，又說：「我在家種地，你去吧！」張大娘聽了這話，拿了一袋煙，一邊抽一邊說：「種地，不用你掛牽，我和你嫂子妹妹，三弟滿會種了，莊裏也能幫咱的忙，」說到這裏，張大娘把眼一白瞪說：「哼！不是種地，戀你媳婦吧！」這一來正說着張鐵漢的心病了，當時他有點害羞，沒再說什麼，就轉身走了。

他妹妹張錫花，在旁邊看透了這事情，非他嫂子再說話不行，在下午趕着他嫂子推碾的時候說：『俺大哥來信叫俺二哥去找他，打走蔣軍全家大團圓，咱娘也願意，二哥還沒大打通思想，你說說他沒有不聽的，我看，這事你得負責，俺識字班不能落後啊！』張二嫂很老實，誰提起他兩口子的事，就有點害羞，這次他紅了紅臉說：『行啊，我商量他一下。』

睡覺了，張二嫂裝不知道的問了一句：『你又和誰吵架的來，一下午光郎當着臉？』張鐵漢把頭一扭說：『那裏吵架，他們想叫我去參軍去！』張二嫂又追問了一句：『叫你參軍，你打什麼主意？』『什麼主意，我不去，去了你怎麼辦？』張鐵漢眼睜着他媳婦說。張二嫂仍然不慌不忙的說：『我在家裏和嫂子妹妹好好幹活就是，你參軍是正經，別上俺身上推。』說到這裏張鐵漢搶話頭說：『不是上你身上推。是捨不得你。』張二嫂把嘴一撇說：『不用你捨不得，像蔣軍到了章邱時，把男人抓去，女人盡管他糟塌，那時你就捨得了？』張鐵漢悶了一會，想來想去，想起哥哥，又想着哥哥的來

信，朝他媳婦說：『對！我支援前線時，路過不少蔣軍佔領的村莊糟塌得天翻地覆，來到咱這裏還不是一個樣，我去找大哥去，明天一早就走，你給我收拾一個小包袱吧！』

第二天天剛明，張鐵漢背了小包袱，跑去和他娘告別，他娘還沒起，他在窗上喊了一聲：『娘！我這就去找大哥去！把蔣軍那些狗東西打走了，和大哥一齊來看你！』說完就走了，張大娘聽說兒子去參軍了就連忙爬起來喊着鐵漢的小名『虎！你等等我起來燒點湯你喝，熱乎熱乎再走！』待大娘穿好衣服開門時，鐵漢的影子已經不見了。

(房 幹)

等着你

(一)

『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』李德英和高維元結婚的喜日子——十月十八日眼看就到了，高家在籌辦喜事，李家也準備做兩件新衣，可是巧得很，崖溝村，橋上村都發生了大事情。

九月二十六日晚上，天將黑，女家崖溝村上召開了緊急村民大會，人都到齊了，還沒有等大家拍手歡迎，剛從區裏回來的農會長，村長，村團長，一個接一個的自動講開了話，雖然每人都講了好半天，其實都說的是一個意思，『窮爺兒們才端上手的飯碗，蔣介石那小子要來把咱砸碎大家看怎麼辦？』這一下子，六十來戶的小莊子像一鍋燒開了的滾水剛揭開了鍋蓋，男

女老少都嘖嘖咕咕的談論起來。

開完了大會，大家都往家走，李德英到家不聲不響的朝炕上一躺想來想去，直到雞叫二遍，還沒有合上眼，他心像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想：『以前種地主地，苦一年收點糧不夠交地主的，爺死得早，一個哥被逼當了漢奸隊，家裏三口人，只有俺一個忙，一年到頭不是吃地瓜秧，就是吃萋萋菜，煮出來的湯，糰子浮在上面，一股味兒像馬屎，八路軍來了，俺就變了樣，去年二五減租，今年土地回家，連地契都到了咱手，俺也進了步，當了識字班長，和人家平權，老蔣來了，還能有俺的天嗎？』李德英想到這裏，兩眼老合不上，想出了幾個辦法，自己又打不定譜，動員人家去吧，怕人家不肯，自己去吧，自己又不是男人，那怎麼成，想着想着，一直想到雞叫三遍，才把眼硬合上。

第二天，橋上村的農會長捎來一封信，給崖溝村農會長，信上說：『俺莊自動報名參軍已有四個，今天來信不為別的，為的是俺莊高金順的兒子

高維元是你莊閨女李德英男家，她要能來動員一下，他就能去，是不是可以？請回個信。」這樣把農會長難了一陣子，他心裏想：『雖說李德英也進步，可是還沒出門的閨女，而且馬上快要成親了，她和他怎樣會肯呢？』他再三的猶豫，終於下定了決心，不管瞎貓怎樣碰死老鼠，去碰碰看吧。說着拿了信和小學教師，一起到李德英家裏來。

李德英一見農會長和小學教師，不等會長開口，就帶玩笑的打了招呼，『俺去參軍行嗎？』農會長一聽，就順便把正話啦開，『你去當然不行，不過現在還有件事，要你去才行，不知你可願意？』李德英愁着打反動派沒有自己辦的事，一聽說有件事要她去才行，她就不問清什麼事，一口答應下來『行』。會長馬上叫教師把信拿出來，唸了一遍，教師一面唸，會長一面聽，德英說話，怕她會不高興，誰知道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李德英不但沒有說個不字，連眉頭也沒皺一皺，爽快快地說：『參軍正是為了保飯碗，誰也不能充饒，我保證不封建，明天去，』農會長怪滿意的給橋上村捎了回信。

果然，第二天一吃過早飯，李德英梳了梳辮子，又換了雙新鞋，三步當着兩步走向橋上而去。

(一一)

李德英一到橋上村，一跨進高家門，見了婆婆就叫聲『娘』，婆婆一看認識她，又驚喜又喜的說：『啊！俺的媳子怎麼自個來俺門上啦！』蹲在旁邊摘地瓜的公公也停了手裏活，笑嘻嘻的看着她。李德英在路上老早打好了譜，所以一點也不害羞，屁股剛坐到板凳上，就打開了話匣子：『好日子才過上頭，蔣介石那個壞種就要來搶掉俺飯碗子，你看這事怎麼辦？』高金順老兩口還沒摸透是怎麼一回事，李德英就索性把正話說明白：『俺倒想了個辦法，俺今天來就是要俺那維元去參軍保飯碗。』

老兩口一聽，都楞住了，『這還了得！』她婆婆先嚷開了：『孩子，你怎麼會說這樣的話來，你的親事，只還有幾天就成了，你能要他去參軍嗎？』

『娘，你錯了，老蔣那伙壞蛋來了，打掉俺的飯碗根子你還活得成不？』

再說他才十八，俺才十九，他去參軍一年半載的把反動派打出去了再成親還遲嗎？」

『無論你怎麼說，要俺兒子去參軍可不行！』公公在旁邊也插上了嘴。正好李德英對他說的話，也老早就準備好了：

『爺！俺問你，大前年鬼子漢奸隊奪去你一頭驢和一大包衣裳，是誰把你救下的？今天你手捧黃金也沒人敢動，連你的籽粒地也回了家，這些好日子，又是誰給的？』李德英的話，像一根根的針刺上了高金順的心，公公低下了頭，再也不吭一聲氣了，可是婆婆又開了口：

『俺兒長這麼大，就沒離開過俺一天，他上城裏頭賣芋頭，回來遲了，俺都想得難受，上坡幹活回來晚了，俺得去找，俺怎麼也不能離開兒。』

其實德英也疼維元，這幾天來，她心裏也想過，她把小辮子朝肩上一擺，就接過話頭來說：

『娘，你看人家八路軍同志，那家沒有爺娘，那家爺娘不疼他的兒，大

家都出不來，俺能有今天嗎？就是反動派打來了，不說您兒，連咱自己怕都保不住呀！」

這樣左勸，右勸，一直勸到晌午，老兩口被小媳子說得啞口無言了，都覺得李德英的話句句是實言，心裏倒也有些轉變，只是愁着維元去參軍，家中活沒人幹，德英知道公婆打開了腦筋，就頭頭是道的說了很多辦法，優軍啦！代耕啦！像在村民大會上講話一樣，最後她說：『要是還有困難俺就來養活你！』

老兩口聽得未過門的媳子把話說到這裏，也覺得剛才那些話有些不通，就慌忙轉了話頭說：『咱以前沒有開過會，腦筋不開通，還沒有俺媳子進步，這麼一說好吧，讓俺兒去吧！』婆婆的話還沒說完，公公也接上一句：『俺情願，俺也不管了，你去問他自己吧！』

不一會，高維元從坡裏回來。一見到家裏來了一個認不識的大閨女，不由的有些害羞起來，他娘告訴他：『這就是你的媳子』，十八歲的高維元真

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還是李德英大方，連忙先開言：『你也不要封建乎乎的，八路講平等，俺婦女都不怕你還羞，俺今天來找你，有個事情和你啦啦，』說着就啦上正題來。

『俺來不是為別的，為的要你去參加主力保飯碗，娘同爺都願意你去了，現在就看你！』隨着又把剛才講的大道理重講一遍，只不過後面又加上幾句：『你去把反動派打退了回來，俺就來你門上，要不……』要不怎麼樣？李德英沒有說出口，不過高維元也已經懂得了。

他自從莊上開了動員大會以後，看見人家爭着報名參軍，本也有這個心思，這回自然不願意做『頑固』，就順口答應下來。

『俺娘說叫俺去俺就去！』

『噯！這才是好青年呢！你光榮俺也光榮呀！』李德英一聽，喜的叫出聲來。老早就準備在外邊的婦救會員、識字班、兒童團大家一窩蜂的擁進

來，有的拉着高維元的娘說：『你進步真快呀！』有的抱着李德英的膀子：『你真是婦女模範。』大家圍住高維元，你一句我一句的稱讚着，維元也抬起頭來，望了望德英，大家都笑起來了。

(三)

李德英送未婚夫參軍的故事，風快在諸城常山區傳開了。區裏指導員連忙寫了一封信鼓勵李德英，還請李德英到區裏參加宣傳。在黃花莊、沙子溝的大集上，在楊家村招待所裏，李德英和高維元都是雙雙對對的被請在台子上，每次開會，都是李德英打頭炮，高維元接着來。二十七號的黃花集上，兩萬雙眼睛面前，他倆坐在一條板凳上，一位老大娘送李德英一個雞蛋，她接過來，一分兩半，一半送進自己嘴裏，那一半送給高維元，引起台下開會的人，都笑的攏不上嘴，人家硬要她抽洋烟，她沒法只好吸了幾口，還有大半截，又送高維元去吸，從此全區六十幾莊子都傳着這段故事，『十九歲閨女真進步，一個雞蛋兩人吃，一支洋烟兩人吸。』

他倆忙了幾天，到三十號就有三百多參軍青年出發了。李德英從家裏趕來送行，這時高維元封建氣也大部份打消了，一見德英就告訴她：『咱已經當了分隊長。』

李德英聽了怪高興，勉勵他加緊學習，不要自高自大。高維元上驢要走了，李德英倒像有點留念，她像還想多說幾句好話，但隊伍已在走動，最後他囑咐三件事：『第一，你去打仗保飯碗，千萬別想家；第二，要加緊學習；第三，把反動派打走了，你回來俺……俺等着你。』高維元不覺臉上泛起一陣紅潤，就飛快的插進大隊去了。

（韋東）

未婚雙妻送雙夫

許常貴和劉玉蘭，是臨沭蛟龍區大官莊人。她倆的婆家，都是當莊上。

在聯防的翻身模範座談會上，兩個人都和水溝村識字班的朱秀英挑了戰：保證動員未婚夫去參軍。

×

×

×

開完會回家的當天晚上，許常貴便叫婦救會會長，把她的未婚夫王慶明，叫到她家裏去。

兩個人低着頭，楞了半天，到底還是許常貴先開了腔：『青年人在家蹲個什麼勁！還是參加主力軍好！』

『我年輕！不行！』王慶明回答着。

『你別太孬！要是國民黨打到咱這裏來，還能保住飯碗嗎？』許常貴剛說完，婦救會長又插上說：『俺妹婿！你得想開，參軍不是好事嗎？』王慶明抬了抬頭，像是要說話的樣子，可是沒有說。許常貴便抓緊這個機會，又接說：『我已經和水溝村的朱秀英挑戰了，說出的話，還能用腳挫嗎？』王慶明尋思了半天，結果說：『行！要保飯碗就得幹！可是，我得和家裏商

「議商議！」，此時，婦女會的動員小組，早已到他家裏，和他爹說好了，他爹說：「話已說出來了！還能不算嗎？護家保命的事，去就去吧！」……

X

X

X

王慶明答應去參軍的消息，傳到了劉玉蘭的耳朵裏，使她急的了不得。於是，趕忙的找着許常貴。要她幫助自己，動員未婚夫王慶作去參軍。

第一次動員沒成功，劉玉蘭心裏怪不痛快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。第二天一清明，就親自找着王慶作，追問着說：「你不去的原因是什麼？」王慶作答：「不為什麼？」劉玉蘭又問：「你看看國民黨來好嗎？」這一問使王慶作有點着急，就緊跟着回答：「聽你說的！我為什麼看着國民黨來好呢？」這時，劉玉蘭看他有話說不出來，便一面解釋，一面表示自己的態度說：「我看你還是去吧！參了軍，也不妨礙結婚，到那時，我在家裏當軍屬，有多光榮呀！」這些話，正說到王慶作的心裏，隨高興的說：「我去！」

X

X

X

全莊的人，都集合起來歡送新參軍的戰士了。許常貴和劉玉蘭，都穿上新衣裳，帶領看秧歌隊，並親手給各人的未婚夫帶上花。鑼鼓喧天，細打細吹，經過四五個莊子，一直送到區的招待所。

(解甫)

未婚的夫妻

識字班開會的時候，于春芳和李玉芝挑了戰，都說動員自己的未婚夫去參軍。白天，于春芳寫了信給趙永發、李玉芝也給于繼光捎了信去。于春芳心裏想：俺還得向婆婆說服說服，她就去婆婆家和婆婆商量了一會，終於把婆婆思想打通了。婆婆最擔心活沒人幹，她對婆婆保證：『永發出去了，俺也常來幫助你幹活。』

永發一天多還沒有回信，聽說于繼光却已答應了李玉芝，願去參軍，這一來把于春芳等的急壞了，她決心親自去找他談一番。晚上，她打村團部過，剛好永發從裏面出來，她跟上去喊了一聲：『我有幾句話跟你說。』永發停了步，春芳問他：『信收到了嗎？』

『收到了。』

『為啥不回信？』

永發低了頭說：『不會寫……』

『不會叫旁人寫嗎？』

他停了一會才慢慢的低聲說：『思想還沒打通……』

『你得檢討檢討，咱翻了身，日子過好了，是那裏來的？反動派來進攻咱解放區，是好青年都跑去參軍，打走那些反動派，保衛解放區，再說你爺前年三月初一給鬼漢奸打死了，你也得去替你爺報仇！』

永發低着頭，不作聲。

『你思想還得好好檢討檢討。』于春芳回頭就走了。

第二天夜裏，于春芳又到夜校門口，裏面青年們聲音亂哄哄的，她不好意思去叫永發，剛好李富昌走出來，春芳問他：『趙永發可在裏面麼？』

『在。』

『你叫他出來，我有話說！』

一會永發出來了，于春芳向東移了幾步，靠到永發跟前，她回過頭來問他：

『你思想打通了吧？』

『還沒有打通呢！』永發不好意思的笑着說。

『你是怎麼思想的。……李玉芝動員了于繼光去參軍，他答應了，你看多體面，多光榮。』

永發向春芳笑笑，還是不作聲。

次日早晨，于春芳知道永發上西嶺起菜子去了，她也和識字班張芬敬

陳桂芬幫助起菓子，她們一面幫助幹治，一面和他啦呱，菓子起後又幫助他抱鋪子五小車，回來的路上，于春芳幫永發拉小車，他在後面推着，于春芳笑着問他，『你這回子決定了吧！』

『這回決定了。』趙永發帶笑的很響亮的回答，張芬敏、陳桂芬一起說：『你決定了，我們來幫你推，你歇歇吧！』永發還是自己推着，到了場上，還不曾把車子放下，永發對春芳說：『去！咱去報名。』他倆便急急忙忙的走進村辦事處的大門裏去了。

(葉 誠)

仲大嫂勸郎參軍

仲大嫂在區裏開罷會來家了。一路上她翻來覆去的，想着區裏彭指導員

的話：『蔣介石這小子，要來撕破咱算賬算來的漁網，打碎咱刚到嘴邊的飯碗！』這怎麼辦呢？猛一抬頭，前邊就是自己的村莊——南朱皋村。老遠望見，父親丈夫和三個兄弟，在場裏打豆子，她心想：『弟兄四個，總可以動員一個上前線去，打那些王八蛋。』可是轉眼一想：『兩個兄弟年幼，二兄弟才復員回來，要去，還只有自己的丈夫。提起丈夫，自打進門以來，四年多沒經着吵過一次架，家裏雖窮，倒很和睦，眼前看着兩個孩子；到底動員不動員呢？』想到這裏，她把眼睛一閉，好像不願意再想下去似的。

回到家，正抱着孩子喂奶，忽然間，小兄弟一蹦一跳的跑到她眼前：『嫂嫂我告訴你一個希奇事，前街上仲積明他媳婦，來信叫他去參軍，說是不去就要離婚！』這短短的幾句話，又引起仲大嫂的心事來。

X

X

X

在仲大嫂剛過門時，丈夫還在外頭扎活，一家十口人，種着四畝薄地；大大租人家的鹽灘晒鹽，晒一百斤，就得給灘主九十斤，剩餘寥寥；過門的

時候，丈夫穿的新衣服，還是借的；當時全家只有一條破被，一年有三百六十天不够吃，野菜是家常便飯，自從來了八路軍，先是貸款紡線，今年土地改革，又清算回來十一畝地，家裏人都穿了新棉襖，吃穿不犯愁，日子比起往年來，仲大嫂高興的不知說什麼好。她常說：『要不是來了共產黨八路軍，夢也夢不着這樣的好日子。』她那六十多歲的大大，也常高興的摸着鬍子說：『土埋了半截的人，也來了洪運啦！』

仲大嫂來家後，想起了這些事，彭指導員的話，又在她腦子裏打轉游。她越想越氣：『老蔣要是來了，這樣好日子不是過不成了嗎？現在不幹，還能等到刀刃擱在脖子上再幹嗎？』想到這裏，她下定決心，動員丈夫去參軍。當天晚上，她大半夜沒睡着覺，不住的考慮明天怎麼開口動員。

第二天，天氣格外晴朗，她和丈夫一塊下湖刨地瓜。

『多少年沒長這樣大的地瓜啦！你看！』說着，她拿起一個大地瓜，指

給她丈夫看。

『可不是，八路軍一來，年頭也好了！』仲積勤高興的笑着。

兩口子說長道短，又啦起了過去扎活受的罪。仲積勤指着腿上的一塊疤痕說：『你看！這都是地主打的呀，唉！過去的事情提不得了。』

兩人越啦越起勁，仲大嫂就把區指導員的話告訴給她丈夫，接着她又說：『咱老三輩子扎活，連鞋大的一塊地也沒置過來；現今咱過着這樣的好日子，咱還能再受從前的那些罪嗎？我聽說北莊有七個青年參了軍，咱莊仲積良也要去，我看你也去吧！』

這突然一問，仲積勤半天沒說出話來。

『你怎麼樣？』仲大嫂追問了一句。

這時，仲積勤也想起了好多事。去，他知道這是應該的，可是……最後他說出了心裏的話：『家裏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走了，你們怎麼辦？』

仲大嫂告訴他莊裏準備怎麼優待，又鼓勵他說：『反動派來了，你再會

照顧也不行，還是先下手的好；你去參軍，擋住反動派，家裏怎麼都好說，你是個青年男子漢，千萬不要充豆腐呵！」

仲積勤放下鋤頭，吸了一袋煙；戰爭的犧牲流血，的確使他有些顧慮。可是轉眼一想，青年人不能充孬，就算為大家死了，也是光榮的，自己的事，自己不幹誰幹，在家蹲着充孬，也擋不了事呵！」

仲大嫂看他又在想什麼了，又說：『大大和家裏的事，我一定照顧，只要你去，我去說服大大。』話剛說完，仲積勤笑了。

『你說服了大大，我一定去，我知道，打不垮反動派，沒有咱的好事。』

這一來，仲大嫂可高興極了。來家，連夜給丈夫縫補衣裳，準備出發時穿。

X

X

X

第三天，莊裏開軍屬座談會，仲大爺和他退伍回來的二兒，也來開會。